牧民心書 第八

勸農
祭祀
賓客

卷二十二
卷二十三
卷二十四

共十六

牧民心書卷之二十二

洌水　丁鏞　編

勸農 戶典第六條

農者民之利也民所自力眞愚者民先王勸焉

周禮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敎稼穡樹藝◇遂人以土宜敎甿稼穡以興耡利甿起民人令相佐助以時器勸甿鑄作耒耜錢鎛之屬以彊予任甿謂民有餘力復予之田以土均平政均其稅遂師巡其稼穡而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鄭曰使轉相助救時急事也四時耕耨斂艾芟地之宜晚早不同而有天期地澤風雨之急遂大夫田野辨其可任者可出稅與其施舍者可免稅以敎稼穡以誅功事正歲簡稼器修稼政三歲

大比則帥其吏而興甿明其有功者屬其地治者令縣正趨其稼事而賞罰之令鄰長趨其耕耨稽其女功　里宰以歲時合耦于耡以治稼穡趨其耕耨行其秩叙　司稼巡野稼而辨種稑之種周知其名与其所宜地以為灋而縣于邑閭

鏞案先生之勸農也不惟勸之而有賞罰大抵勸必以賞非賞不懲必以罰非罰不懲漢有力田之薦亦古意也今以須羽沛公之詠曰工曰拙以升以沈無補於國無益於民若以農之勤惰考其功罪拔其尤者以授官祿罰其惰者不齒鄉里則庶乎民俗日淳國力日富矣

周禮草人以物地相其宜而為之種凡糞種騂剛用牛赤緹

用羊（糞種謂煑取牛羊骨汁漬其種）稻入掌稼下地以瀦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寫水以涉揚其芟作田（列田之畦埒）

鏞案至愚者下民至精者農理必有明理達物之君子為之農師教之訓之辨其土宜利其器用以輔其不逮而後民乃循軌作事有法吾東之民自古至今民自為不聞君子之教誨故其擇種不精貯種不謹播種無法或先播而後耕或不耕而埋種奇奇怪怪所在成俗非細憂也中國種藝之法与我絶殊意者我法皆燧人之本教傳流至今者也為民牧者苟能誠心訓誨去其陋俗喻以精義一縣倉效數郡傳習則用力少而出穀多民財既阜國力以裕豈少補哉

高允勸農議云方十里田三萬七千頃若勸之則畝益三外不勸則畝損三外乃百里損益之率為粟三百二十萬斛况其廣乎也方一里九百畝則方十里九萬畝也九萬畝以今法為三萬七千頃鏞案勸農宜勸其擇種勸其均播東俗下種一手立苗者不過七升鋤拔者恰為三升糜穀多而得穀少方十里三萬七千頃均播則畝得三升亂播則畝失三升乃百里損益之率為粟亦三百二十萬勸農之官不可以不慮也

胡大初曰朝廷以勸農著令非不勤至歲二月望為文數行率同寮出近郊集父老讀之飲食鮮少甚至折錢燈酒肴妓女宴賞竟夕實意安在哉到官之時不必姑俟來春便當以

農桑衣食之本諄諄然喻之而所以防害病擾者必懲必戒
則民斯安其業矣

古之賢牧勤於勸農以為聲績勸農者民牧之首務也

邵信臣為河南太守躬勸農桑出入阡陌止舍離鄉亭開通
溝瀆歲增三萬頃吏人親愛號曰邵父（邵一作召）

後漢劉虞為幽州牧敝衣繩履食無兼肉務在寬政勸督農
桑民悅年登穀石三十青徐士庶避難歸虞者百萬皆忘其
遷徙焉

秦彭為山陽太守興起稻田數十頃每於農月親度頃畝分
別肥瘠差為三品各立文簿藏之鄉縣於是姦吏跼蹐無所

容許乃上言宜令天下齊同其制詔書以其所立條式班令
三府並下州縣
任延為九真太守始教耕犂俗化交土風行象林知耕以來
六百餘年火耨耕藝法與華同名白田種白穀七月火作十
月登熟名赤田種赤穀十二月作四月登熟所謂兩熟之稻
也
陶侃為荆州刺使見人持一把未熟稻侃問何為人云行道
所見聊取之耳侃怒曰汝旣不田復戲賊人稻熟而鞭之是
以百姓勤於農作家給人足
隋公孫景茂開皇閒為道州刺使悉以秩俸買牛犢鷄猪散

恵孤弱不自存者好単騎巡人家至戸入閲視百姓産業有脩理者於都會時乃優揭稱述如有過悪随即訓導由是男子相助耕耘婦女相助紡績大村或數百戸皆如一家之務

朱子在南康勸農文曰本軍田地磽埆土肉厚處不及三五寸設使人戸及時用力以治農事猶恐所收不及他處而土風習俗大率懶惰耕犂種蒔既不及時耘耨培糞又不盡檮所以營生足食之計大抵疎略　又朱子勸農榜云雨水調句田苗茂盛仰人戸及時趂苗拔去草根多用土糞如法培加已帖知佐月半以後不測下郷點檢將田中有草糞之之人量宜決罰的無輕恕六月

宋劉敞知楊州有雷塘舊民耕種往歲官家蓄水以備漕運田土失業公力爭於府上奏於朝復故之民杜衍聞之喜曰真良太守

李允則再守長沙湖湘之地下田藝稻高田蒔蕎允則教民種粟黍稷也至今湖南無荒田

曽泉以御史謫任水縣典史蒞事勤能劝學興禮督農事稽女工時歷郷村察其勤惰又率民墾荒田以收穀麥樹材木以備營造通商賈以納逋稅官有儲積民無科擾又以其羨餘造船以備儹運置棺槨以助死生歷任三年家給人足然考其所以治民者不過用民力因地利以阜財厚生而已

勸農之要又在乎蠲税薄征以培其根地於是望闢矣

宋陳靖為劝農使（宋太宗時）先是靖上言曰常奉使四方　深見田民之利害汙萊極目膏腴坐废皆詔書累下許民復業蠲其租調寬以歲時然鄉縣之閒擾之尤甚每一户皈業則刺報所由朝耕尺寸之田暮入差徭之籍追胥責問継踵而来雖蒙蠲其常租宲無補於損益况民之流徙始由貧困或被私債或逃公敷亦既亡遯鄉里檢其資財至於室庐什器桑棗材木咸計其直或鄉官用以輸税或債主取以償逋生計蕩然還無所詣以兹浮蕩絶意皈耕如授臣斯任則望以閑曠之田広募游惰之輩諭之耕墾未計賦税許令別置版圖

便宜從事耕桑之外更課種雜木蔬果孳畜羊犬雞豚給授桑土酒擬井田營造室居使立保伍逮於養生送死之具慶弔問饋之資咸俾營經并令條司候至三五年間生計成立戀家懷土即許户定征量田輸稅以司農新附之名籍合許府舊收之簿書斯宗敦本化人之宏量也若民有不足官給錢或以市餱糧或以營耕具凡此給受委於司農比及秋成乃令償直納之於倉以成數聞白户部遂以請為功農使

陳田功耕之法在乎蠲稅并詳田政之末宜參考焉

耿橘知常熟縣請設法開荒申云本縣錢糧太重徵輸太急民一見荒各幸脱徵輸視其田為身外之物頻年莽莽而弗

之恤即草澤之利竊取私收猶畏乎人知而稼穡之事東作西成遂絶于南畝年復一年人效其尤将安所窮耶舁縣查勘水利遍諳各鄉遂設為方略招民開墾一如左列一招撫流移八户二畫谿積逋三酌給牛種四矜免雜差五禁絶豪强兼并六禁占芦葦茭草微利七明定税期八分任各區公正九驅打行惡少歸農十驅賻愽遊手歸農十一驅販鹽無籍歸農十二驅訟師扛棍歸農

高承簡蔡平為刺使治堰城開屯田錦地二百里為腴田将吏立碑頌功

崔東式為寧邊府使舊俗鬻魚鹽饒黍稷不務種稻公至等

堰穿興灌漑之利

李東巖詠道為連原察訪時忠州牧缺使公兼任州民大悅借公為牧使時方師旅饑饉旣殫財力以賑饑募入耕數千頃田秋大熟得穀万斛板蕩之後州有積儲始此

勸農之政不唯稼穡是力樹藝畜牧蠶績之事靡不勸矣

周禮閭師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椁不蠶者不帛不績不衰

黄霸為頴川太守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然後置父老師長劝以為善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其穀馬

龔遂為渤海太守盜賊既平乃勸民務農桑口種一樹榆百
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母鷄民有帶持刀劍者
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春夏不得不趨田
畒秋冬課收斂益畜果實菱芡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吏
民皆富實獄訟止息

仇覽為蒲亭長勸人生業為制科令至於果菜為限鷄豚有
數農事既畢乃令子弟群居就學其剽輕游恣者皆役以田
桑嚴設科罰躬助喪事賑恤窮寡期年稱大化

童恢為不其令率民養一豬雌鷄四頭以供祭祀買棺木

張需為霸州見其民游食者多每里置一簿列其戶各報男

女大小口數派其合種粟麥桑麻紡績之具鷄豚之數徧曉示之暇則下鄉至其戶簿驗之缺者罰之於是民皆勤力無游惰者

魏鄭渾為山陽魏郡太守百姓苦乏材木乃課樹榆為籬並益樹五果　魏杜畿為河東太守課民畜牸牛草馬下逮鷄豚犬豕皆有章程　案後魏均田之制初授田者男夫給田二十畝課蒔餘種桑五十株棗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給一畝依法課蒔餘果及多種桑榆者不禁諸應還之田不得種桑榆棗果種者以違令諸見魏書　故守令勸課如是也

張全義治東都白骨蔽地荊榛彌望居民不滿百戶全義遣

麾下十八人人給一旗一榜使詣十八縣墟落中植旗張榜
名田流散勸之樹藝諸縣戶口率皆敀復桑麻蔚然野無曠
土出見田疇美者輒下馬與僚佐共觀之召田主勞以酒食
有蠶麥善收者或親至其家悉呼老幼賜以茶綵衣物張公
不喜聲伎見之未嘗笑每見佳麥良蠶則笑有田荒穢者集
衆杖之　案勞以酒食賜以茶綵此所謂惠而不知為政也
近世守令或於移秧之日親至田間賜以烟茶皆要譽之淺
術也田之荒蕪或由疾病力誠亦豈得輒杖之
張乖崖為崇陽令嘗坐城門外見有負菜敀者問安得此曰
買之市公怒曰汝居田里不自種而食何情耶笞而遣之

陳幼學為確山知縣政務惠民積粟萬二千石以備荒墾萊田八百餘頃給貧民牛五百餘頭覈黃河退地百三十餘頃以賦民里婦不能紡者授紡車八百餘輛置屋千二百餘間分處貧民建公廨八十間以居六曹吏俾食宿其中節公費六百餘兩代正賦之無徵者栽桑榆諸樹三萬八千餘株開河渠百九十八道　案守令治績當如是矣吾東考功之目其最好者曰恬雅之治一境是如國何以為國哉

宋食貨志云安肅廣信順安軍保州令民即其地植桑榆治不及數者罰責之補種　又詔江東西淮南北淮東西路帥漕為借種及諭大姓假貸農民廣種依賑濟格例推賞

元食貨志云田無水者鑿井井深不能得水者聽種區田仍以區田之法散諸農民每丁歲種桑棗二十株土性不宜聽種榆柳種雜果者每丁十株

農者食之本桑者衣之本故課民種桑為守令之要務

張堪為漁陽太守勸耕稼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秀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　案朱子勸種桑每令削去細枝桑無附枝亦此意也

范克為桂陽令（一本克作充）俗不種桑無蠶織絲麻之利類皆以麻枲頭貯衣民惰窳少織履足多剖裂血出盛冬皆然火燎炙克教民益種桑柘養蠶織履復令種苧麻數年之間大賴

其利衣履温煖今江南知桑蠶織履皆克之教也

北史元孚為冀州刺使勸課農桑人稱慈父　元淑守河東俗多商賈罕事農桑淑躬自勸課教示二年間家給人足

張詠知崇陽縣民以茶為業詠曰茶利厚官將榷之命民拔茶植桑民始以為苦其後榷茶他縣皆失業而崇陽之桑歲至為絹百萬匹

范忠宣知襄城縣襄城之民不事蠶織鮮有植桑者公患之因民之有罪而情輕者使植桑於家多寡随其罪之輕重後按其所植榮茂与除罪自此人得其利公去民懷之至今號為著作林著作公宰縣時官也

朱子在漳州勸農文曰本州從來不宜桑柘蓋緣民間種不得法今仰人戶常於冬月多往外路買置桑裁相地之宜逐根相去一二丈間深開窠窟多用糞壤試行裁種待其稍長即與削去細碎拳曲枝條數年之後必見其利如未能然更加多種吉貝麻苧亦可供備衣着免被寒凍　案此時吉貝但以着絮不以織也
朱子申諭耕桑方曰星子知縣王文林種桑法文發下三縣依此方法急施耕種　朱子在南康勸農文曰桑麻之利衣服所資功須多種桑柘麻苧婦女勤力養蠶織紡造成布帛其桑木每遇秋冬即將旁生拳曲小枝盡行斬削務令大枝

氣脈全盛自然生葉厚大飽蠶有力　余昔在明禮坊有桑
二十餘株公退或親斫小枝數年之間岦然高大雖京裏家
人歲能織帛
元姜或知濵州課民種桑歲餘新桑遍野人名為太守桑
汪應軫出守泗州民惰不知農桑軫首勸耕出帑金買桑教
之蠶募桑婦教之蠶　沈瑀為建德令教民每一丁種桑十
五株柹四株及梨栗女丁半之
李相國元翼為安州牧使閑西盛蠶事而安州獨無桑相傳
以為土不宜公教飭各坊課戶播葚不數歲綿亘成林至今
稱為李公桑

經國大典蠶室都會處種桑培養民戶並令種桑大戶三百株中戶百株小戶一百株守令檢察培養無主野桑禁斬伐餘見山林篇

茶山錄云桑苧之田宜別置官地屬之民庫以補民徭陳田未墾一望無際者收宜以輕價買之種地桑地苧旣成屬之民庫歲收其稅以補徭役賦抑所宜也地桑者取桑葚數石淘去肉曬乾熟細二三翻加以灰糞乃下種及二周苗長春葉初敷悉刈以飼蠶夏月新條又苗厥時年春又悉刈之葉以飼蠶皮以造紙又可為織屨骨以為笥無可棄也刈之則一根繞生三四條漸並蕃密　凡宜桑之地不必為

地桑唯桑生未久而蛀槁者乃可為此法　地桑既成每用繩索打量一畝收税錢幾文乃許民刈取可矣余見桑貴之年大桑一樹或收錢三百文宜採物情使税極輕　苧麻本皆地種歲刈而焚如地桑也

作為農器織器以利民用以厚民生亦民牧之攸務也

趙過教民耕殖其法三犂共一牛一人將之下種挽耬皆取備焉日種一頃耬者耬車也狀如三足犂中置耬斗藏種以牛駕之一人執耬且行且搖種乃隨下　徐光啓云今遼東耕犂轅長四尺迴轉相妨既用兩牛兩人牽之一人將耜一人下種二人挽耬凡用兩牛六人一日纔耕二十五畝其懸

絕如此
皇甫隆為燉煌令俗不曉作耬犂及種人牛功力既費而收
穀更少隆乃教作耬犂所省傭力過半得穀加五謂加十之五
趙過為搜粟都尉置功巧奴與從事為作田器二千石遣令
長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稼養苗狀民或
苦少牛亡以趨澤水田也故平都令光教過以人輓犂過奏光
以為丞教民相與庸輓犂率多人者田日三十畝少者十三
畝以故田多墾闢　案今之代田法即此遺也代耕圖說云
先為兩轆轤架兩轆轤繫兩長索貫犂其中兩人遠轉轆轤
之索一人扶犂往來自可耕也牛疫之歲宜講行此法

崔寔為五原太守五原土宜麻枲而不知織績積細草臥其中見吏則衣草而出寔至官斥賣儲峙為作紡績織紝練縕之具以教之民得以免寒苦

安順菴云欲興水利莫善於水車之制莫善於泰西水法其法簡而易行當今有巧織者講求而行之若水道低而田野高則置車于水口量宜民户使之運激

酉山筆談云徐玄扈農器圖譜所列農器皆質朴易造別無機牙刻鏤之巧而吾東之人猶不講行如人字耙磟碡礰礋瓠種耬車砘車秧馬長鑱劐刀颺扇之類制皆至易用則至要收宜按圖作器以授民用又如杴鏵钁钃之等其形狀多

與我絶殊宜亦試其便否去俗以就華也　其織器圖譜如攪車紡車撥車輕牀線架轓車經車繩車紉車之等制皆淺近易知而吾東之人終莫之慕效收宜創造以分授以利民用　農器圖說並載農政全書今不具論

農以牛為本或自官給牛或勸民借牛亦勸農之恒務也

魏顏斐在京兆屬縣民多無車牛者令畜猪狗賣以買牛始者民以為煩一二年間家家有一車大牛 魏略

唐張全義治東都或訴以乏牛乃召其鄉里責使助之　曾泉為水縣典史乇恤貧窘無牛具者貸與耕種無木綿者借與紡績

唐徐申為韶州按公田之廢者假牛耕種以所收之米酬之
歲八甚饒民立生祠

柳正源為慈仁縣監時境内牛皆疫死公出官錢頒給民戶
使十家買一牛以備耕墾

徐氏農書有牧牛諸方備載治病之法遇有牛疫宜頒示
民間

治牛瘴疫用真茶末二兩和水五升灌之　又云牛卒疫而
動頭打脅急用巴豆七箇去殼細研出油和灌之即愈又燒蒼朮令牛鼻吸其香止　治牛病疫用牛膽一箇灌牛口中瘥又方真安
息香于牛欄中燒如燒香法如初覺有一頭至兩頭是疫即

鼻出以鼻吸之立愈又方十二月兔頭燒作灰和水五升灌口中良　治牛氣脹淨
水洗汗韉取汁一升好醋半升許灌之愈　治牛腹脹欲死
研麻子取汁温令微熱擘口灌之五六升許愈此治生豆腹
脹垂死者大良又方用燕子屎一合調灌之　治牛氣噎以皂角末吹鼻
中更以鞋底拍尾停骨下効　治牛尾焦不食水草大黃黄
連白芷各五錢為末鷄子清酒調灌之　治牛尿血當歸紅
花為細末以酒二升半煎取二升冷灌之又法豉汁調鹽灌之　治牛
鼻脹以醋灌口中立差　治牛沙疥喬麥不拘多少燒灰淋
汁入黎礬一合和塗愈又治牛疥煑烏頭汁熱洗五度差　治牛肚反及嗽
取榆白皮水煎極熱令甚滑以五升灌之即瘥也　此外又

有治扁爛蹄漏膜遮眼角觸人中熱多蝨及治水牛氣脹水瀉中熱等方皆非急須今姑略之

酉山日鈔云芭蕉能治牛瘦取莖葉擣汁灌之立效又云牛欄之側種芭蕉三四根令牛常在綠天菴中雖牛瘦四徵而此牛無恙農家所宜務也

作誡欲勸農宜戒屠殺而勸畜牧

朴齊家北學議云中國之俗牛不穿鼻惟南方水牛性猛故穿鼻或有我牛自西北開市而来者東牛鼻梁低易辨初来角雖朧腫不均能揉之使瑩有全蒼者曾所未見也牛常浴刷不似我牛之終身不洗糞穢乾坼唐詩油碧車輕金犢肥

言毛色之澤也禁殺牛皇城之內豬舖七十二所凡一舖日
賣豬三百頭羊亦然食肉如此而牛肉舖惟二所路遇肉舖
人詳問　計我國日殺牛半千國之祀享犒賞及泮中五部
內二十四舖與三百餘州官必開舖或小邑不必日殺而以
大邑疊殺相當又京外婚宴奠射及私屠犯法畧數之已如
此凡牛十月而生三歲而孚以數年一之生不能當日殺之
半千也明矣宜乎牛之日貴也故農夫之自備一牛者絶少
恒借牛於隣以日計傭故耕必後時宜一功不殺牛數年之
內農無後時之歎或曰我國無他畜禁牛則遂無肉矣是不
不然必禁牛而後民始用力於他畜而豬羊繁矣今買豬者

背負二豬亙而歷之屠而賣之猶有輕宿之肉焉人非不嗜豬也特牛肉之多耳或曰豬羊不習於人恐生疾此亦不然飲食由習而成華人豈盡病哉栗谷平生不食牛曰旣食其力又食其肉可乎此理甚當

黍山筆談云古稱朝鮮無羊非風土有殊習俗然也今牲署所畜栗洲所牧亦皆蕃息憶余少時郡縣牧羊也不下五六十頭（郡縣所養皆羖也羖者夏羊俗名羺牛又誤稱羔非也羔者羊子）今皆絕種蓋以曷牧所須官無所給勒以倉奴差爲牧夫使之孳養歲耗日損固其勢也余考牧羊之方其禁戒多條頻飲則傷水而臭膿疾軀則吸塵而生病（傳息亦所戒）日中冒暑必致癬疥秋食霜草必

致腹脹性不耐寒宜早為廠亦忌塵薾不可為屋停水則挾蹄眠湿則腹脹（圏中安有臺）積茭安更圍栅（茭在栅中令羊繞栅拈食）種豆以供食其寒月生羔夜安然火暑月褪毛先期浄皴（不皴則羊瘦）露草䅘更（小蜘蛛）食之必死醋浸䅘蘆拭之愈疥其說甚長不可殫述總之芻茭不豐瘯蠡相染則滅羣斷種之禍項背相望不獨朝鮮之羊災厄獨多也縣境之內或有宜牧之地官宜別置牧羊使之漸染以成俗也（其治病諸方見於農書今不錄）

總之勸農之政宜先授職不分其職雜勸諸業非先王之法也漢魏以來所謂賢牧勸農之政史不絕書而政令雜亂皆與先王之法絶不相同先王之法農不治圃圃不治農虞衡嬪

收各出其物漢魏之法仍使農者出九穀種百菜蒔百果畜六獸化八村治絲枲織布帛令其行乎法其立乎余久在民間見農家都不種菜即一蔥一韭非買不得始以為村俗鹵莽不知種菜久而驗之大抵農家無種菜之暇所不能兼治也場圃相因地無閑隙發作同時人無閑日即農桑二字自古並稱矣考其實農者不蠶蠶者不農誠若為牧者課桑於農民必苦之亦無實效何況吉貝既盛繒帛不急種桑豈農民之所願乎雞豚為物害稼害圃羊豕豢養須糟須糠農家力盡於耕耨奚暇藩圃氣竭於飼牛奚暇豢豕為民牧者若案漢魏之古方課民種畜民未有不煩惱愁苦恨牧之迂闊

者也然則百菜百果六畜八村凡所以輔農之物皆不可為意也嗟呼漢魏以降政令麤疎周殷以上法制精密不考先王之典而輕出一令者行之有跲動之有礙若於先王之法稽之不遠則可以行于今矣

柳子厚種樹郭橐駝傳曰吾居鄉見長人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朝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蚤繅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鷄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少人輟飱饔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　案子厚所論亦切中适者之病

周禮天官冢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

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五曰百
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八曰
臣妾聚斂疏材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　大司徒頒職
事十有二于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一曰稼穡二曰樹藝三
曰作材四曰阜蕃五曰飭材六曰通財七曰化材八曰斂材
九曰生材十曰學藝十有一曰世事十有二曰服事　閭師
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材事貢器
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
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　麟案此諸
文農圃畜牧蠶績虞衡各為一職不可相兼卽載師任地場

圃郊田其地各別樊遲請學老農老圃其人確殊責農為圃責圃為農皆後世之法龔遂渤海之政後魏均田之制皆以園圃之事責於農戶當時雖或暫行他日必然後毀無久行之理也

凡勸農之政宜分六科各授其職各考其功登其上等以勸民

叅

此非要令之守令便當施措也若田畝大正百度咸貞職貢如法萬民受叅如余田制考所論斯可以議到也聊此附著以補田制之缺非謂令之守令按而行之也

田農為一科治九穀 園圃為一科種百果 圃畦為一科種百菜 嬪功為一科出布帛

虞衡為一科種百材　畜牧為一科養六畜　並計工商臣妾當為九職　其考課之法田農有九考一曰翻耕秋冬之用力　三曰播種勤者早播也　四曰耙治春用力　五曰移秧勤者早　六曰藝除勤者早　七曰收穫勤者乃有秋　八曰隄防修其缺　九曰灌溉導其淤　以此九事觀其功旱田也功以附種當移秧以溝洫當隄防以起陳當灌溉也　園壓有九考棗栗梨柿梅杏桃李胡桃以為九果以考其功其餘諸果各以土產或相出八林禽頻婆方言曰沙果　櫻桃石榴橘柚梔子木瓜唯所宜也　圃師有九考葱韭蒜薹瓜瓠菘芥蘿蔔以為九蔬以考其功其餘諸蔬或以類附甘瓜西瓜附於瓜南瓜東瓜附於瓠　或以土宜得相出八葵蒿諸芋之等　婦功有九考桑

柘麻（卽壯麻）枲麻（有子麻）苧棉（卽吉貝）青藍（卽大青）紅藍紫茢（卽紫草）以此
九種觀其功無治楮漆以贍民用　虞衡有九考松（柏與油松附焉）
檜榴槐桐栁櫟楓銀杏以此九種考其功南方之竹箭奇木
（如樝子加斜木）各以土宜　畜牧有九考馬牛羊豕驢鷄鵝鴨又養
池魚以此九種考其功　諸鄉諸里各選上農家大約一井
八家之中選取三四家不拘上中下族唯力農而全受百畝
者乃與其選　每田百井置一農正考其功能報于縣令縣
令受之以第九等如考課之法　周禮載師任土之法最內
曰國中次內曰園廛所謂場圃任園地也凡蔬果之屬皆通
邑大都員郭之地乃宜蒔種糞壤易得販買易售窮村孤僻

之處種此何為都邑之人能食嘉蔬珍果野人無以為也收歛勸園圃必募淂園師圃師使居邑中授以負郭之田令種蔬菜又求隙地令種九果小邑募淂九人中邑募十八人大邑募二十七人各授以地助其勞費別以軍官二人差為園監圃監考功如法　婦功亦然募淂九人或淂三九授以官田相其土宜令專治九村考功如法　松檜楓櫟山木也榆槐梧栁榧子銀杏之屬皆野樹也募民有願為虞衡者授以山場野場澤地令種諸木巷口及道路之邊亦令虞衡種之各授本村之人使之培養有或夭閼責其補種並立虞衡之監考功如法　畜牧亦然牧牛者授山牧羊者授邑牧豬者

令於附城之地授地設栅或授少島養鷄者授以閑地令作
窖坎設棚設冪令無害稼養鵝鴨者授以溝渠之地養魚者
授以池沼之地唯養馬之地特授海島募富人牧馬至千匹
者許自賣以自贍猶錄其功直自兵曹授以武職使得遷轉
如武科出身則應募者多矣其牛羊以下考功如他法牧驢
之功次於養馬（唯大家畜也） 凡考功而居家者自本縣施以珍
異之賞授以本土之職（如鄉丞倉監） 監司取諸郡縣考課之狀校
其優劣選取三人（兩南宜各取六人） 薦于銓曹銓曹取諸路薦狀校
其優劣視其職業每取三分之二（假如三十人則取二十人） 補以初仕農
牘虞衡自吏曹補經田員外郎（見官制） 園圃畜牧自兵曹補武

院員外郎（令訓鍊奉事）仕論二周東班出而為察訪監牧西班出
而為堡將城將（令僉使萬戶）則六科之職為民恒業不踰十年五
穀百果百菜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布帛不可勝衣采色
不可勝染六畜魚鼈將充牣於國中矣裕國富民之政有大
於是者乎或曰官祿者命德之器今取農圃小人畜牧賤業
皆登仕籍豈有國勸民之道哉答曰不然夫所謂科詩者何
物項羽沛公之句風塵宇宙之詠狂言悖說設科取人以登
仕籍是所謂命德之器乎后稷夏禹盡力於溝洫不害其為
為王侯秦非子以養馬列為列為周公設官其農師場師牧
人教人之等皆躬親畎畝以興民業躬親牧養以阜物種非

如後世之官虛縻其名而已漢初力田與孝廉並列田千秋以力農爲通侯卜式以畜牧爲列卿今玆六科之人苟有秉心塞淵能盡其職者雖以之薦爲公相猶爲古法區區察訪監牧堡將城將之職奚足復言哉以次登用授以字牧之官未可已也 但此六科之業非至十年難責成效今之守令二周而代如逆旅之過客無用紛紛然經始也

經國大典曰農桑種植畜牧之類力業特異者每歲抄本曹錄啓奬勸 案國初設法如此則其條例必有可勸今不可考然凡奬勸之方小則施賞大則授官匪有他也

每春分之日下帖于諸鄉約以農事早晩考校賞罰

帖曰詩賦有校藝稼穡無賭勝乎移秧貴早其欲早移者宜亦早種其欲早種者宜亦早耘今與民約今年芒種後十日官親巡諸鄉或遣耳目凡移秧先畢者本鄉所納民庫錢每戶各減二文其風憲約正田監（有別司）及諸里年七十以上老人各施賞物有差（栎）其居末者本鄉所納民庫錢每戶各減一文（賞重而罰輕）其風憲約正及田監各被罰飲（宜就早移鄉中於鄉甲面前飲罰水一椀）民庫錢原額有欠官則補給（只加文故）一以此知悉其各早圖 如是則農民興起聳動趨事恐後必有可觀者矣 至秋種麥宜亦為此宜於秋分日下帖 凡農事莫如早種而惰農不昏每患從期貧戶無牛亦致失時若行此令則必晝夜力作

借牛助力以賭一勝之快不亦善乎

牧民心書卷之二十三

洌水 丁鏞 編

禮典六條 (祭祀 賓客 教民 興學 辨等 課藝)

祭祀 (禮典第一條)

祀三壇一廟知其所祭心內有嚮心有所嚮乃齊乃敬

春秋傳蔡墨對魏獻子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官名也后稷亦官名)后土為社(配食於社神)稷田正也(即掌田之官)有烈山氏之子柱為稷(烈山即神農)自夏以上祀之(古尚書有夏社篇)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 祭法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植百穀夏

之裏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 春秋正義云配者與之同食醉彼神名以為配者名社本土神之名稷本穀神之名配者亦得稱社稷也 鏞案周禮司日司月為天神司土司稷為地示然天神地示同是天神故蓐收本係地示而史墨謂之天之刑神義可知也天生萬物司以百靈司土司穀其大者也吾東之法亦祭國社國稷以句龍姫棄配之與古合也但社稷是外神故祀以血祭血祭者瘞埋之類也今社稷之祭其籩豆簠簋鉶與宗廟人鬼之祭同此與古異也句龍姫棄足跡不及於朝鮮然雅理之制播種之法流自中国所以祀也唯郡縣之社不祭句龍姫棄但祭祀神稷神

祭法云王為群姓立社曰太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　孔疏曰大夫士庶羣聚而居滿百家以上得立社　鏞案令之郡縣如古之侯国法當立社子羔為費宰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則古者家邑亦有社稷（費季子之家邑）郡邑之有社稷其来遠矣古有里社故陳平得分社肉令所無也

祭法曰王為羣姓立七祀五曰泰厲諸侯為国立五祀五曰公厲大夫立三祀一曰族厲　正義云泰厲古帝王之無後者公厲古諸侯之無後者族厲古大夫之無後者左傳云鬼有所歸乃不為厲以其無所歸或為人害故祀之　鏞案厲

者列也古之無後者列而享之無昭穆也古唯無後者為厲而後世之厲凡溺死者燒死者壓死者是享是祀諸如此類未必無後則今之厲非古之厲也其法與佛家水陸普請之名相似意或佛法流染之後其禮如是也

春秋傳 昭七年 鄭子産聘于晉韓宣子曰寡君寢疾今夢黄熊入于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黄熊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 正義云鬼神非其族類則歆其同位 鄭人相驚曰伯有至矣子産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且曰匹夫匹婦强死其魂魄猶能憑依於人以為淫厲况良霄我先君穆公之冑三世執政其用物也

弘其取精也多矣而强死能為鬼不亦宜乎 後世如張巡化而為厲皆祖子産之説令法無祀鬼神十五位與城隍神合祭于厲壇陸務觀寧德縣重修城隍記云古人祭先嗇祭先牧祭門祭竈城者以保民禁姦通節内外其有功於人最大顧以非古黜其祭豈人心所安哉故自唐以来郡縣皆祭城隍至今世猶謹守令謁見其儀在他神祠上社稷雖尊特以令式從事至祈禳報賽獨城隍而已則其禮顧不重歟寧德有氛霧之毒黿鼉蛇蚕守宮之毒是以城隍祀比他邑尤盛祠故在西山之麓紹興元年知縣事趙君誂之始遷于此二十八年五月權縣事陳君攄復增築之高明壯大稱邑人尊祀之意

又陸務觀鎮江府城隍祠記云漢將軍紀信死於滎陽宋乾道元年知鎮江府方滋言府自古時祀紀侯為城隍神莫知其所以始然居處不驚疾厲以息則神實陰相之　案城隍之祀不列於八蜡非古制也郡縣多無城者無城而祭城又何禮乎其祭紀信尤無義也

高麗文宗九年宣德鎮新城置城隍神祠賜號崇威春秋致祭　五禮儀城隍神座居風雲雷雨之右並南向厲祭時先行發告祭于城隍壇又於厲祭日奉城隍位版行祀于厲壇　其發告祭祝文云將以某月某日設壇北郊祭闔境無祀鬼神庶資神力召集赴壇　按此盖使城隍之神召集厲鬼

也

五禮儀厲祭城隍神座壇上南向無祀鬼神在壇下左右相向遭兵刃死者遇水大盜賊死者被人取財物逼死者被人強奪妻妾死者遭刑禍負屈死者因天災疾疫死者在左為猛獸毒虫所害死者凍餒死者戰鬬死者因危急自縊者被墻屋壓死者產難死者震死死者墜死者歿而無後者左右

文廟之祭牧宜躬行虔誠齊沐為多士倡他祭與祭者不多其亂未甚鄉校釋奠其獻官諸執事之外閑散與祭者或過百人夏畦市門椎鹵鄙淺之類參錯其中葷臭酒臭醜惡難狀吽呶雜亂不率軌度祭罷之後捽搴鬪鬨蕩

堂斯不可不禁也校任受賂派差執事傭奴下賤咸齒班序
斯不可不禁也又凡執事原有定額校任禮吏相與作姦定
額之外私出差帖以受印押斯不可不察也
釋菜前十日下帖于鄉校獻官諸執事皆以本土上族之端
方雅飭威儀不愆者拔例擇差毋得直書差帖須要列名先
呈牧數日詢訪知其實狀然後乃受差帖許令踏印 執事
之外閑散與祭者亦選二十人使之參班凡在選外者勿許
攔入紅門之內犯者施罰前二日收或遣小吏或遣侍童往
察會中其有飲酒茹葷脫衣解帶不致虔潔者並錄其名論
罰有差其有不在會中出入城府者直行斥黜無得與祭

前一日晡早出省牲省器趨入殿內審視以及兩廡視其狀

桌視其籩豆視其饌列視其汛掃潔淨齊正無有不善周旋

出入慎其威儀以為民望　夕而沐浴時至將事齊遬清嚴

毋怠威儀　朔望焚香雖不能躬行四孟之朔躬行可也

經國大典云凡祭祀守令或不躬行器皿或用陋污奠物或

用殘餘者鄉校不修葺者有罪

廟宇有頹壇墠有毁祭服不美祭器不潔並宜修葺無為神羞

李繁守處州新作孔子廟又令工改為顏子至子夏十人像

其餘六十子及後大儒公羊高左丘明孟軻荀況伏生毛公

韓生董生高堂生楊雄鄭玄等數十人皆圖之壁躬率吏及

博士弟子八學行釋菜禮耆老嘆嗟其子弟皆興於學夏希道爲繁昌縣令修子夏子路等十人像

林鶚知蘇州府時蘇學廟像多剝落者或欲因其舊而加以脩飭鶚奮然曰此土泥耳豈聖賢耶孔子在於佛教未入中國之前焉識所謂泥像哉彼未壞者猶當毀之幸遇其壞易以木主有何不可於是從易從祀諸賢皆爲木主

曾鞏宜黃縣學記曰宋興慶曆三年天下之學得立而撫州之宜黃猶不能有學學者皆相率而寓於州以羣聚講習其明年天下之學復廢皇祐元年李詳至始立學積屋之區若干而門序正位講藝之堂棲士之舍皆足積器之數若干而

祀飲寢食之用皆具其像孔氏而下從祭之士皆備 董儀
守筠州先是州無學公乃得亢爽之地築宮其上齋祭之室
誦講之堂休息之廬至於庖湢庫廄各以爲序
朱子在漳州約束文云本州所管上丁釋奠及祭祀社稷三
獻官祭服緣製造年深不如法式今欲別行製造初獻六旒
冕終獻四旒冕終獻無旒冕及本等衣裳大帶中單緞佩蔽
膝革帶履韈各一副竊恐只依印本製造未必盡合禮制申
行在太常寺覩借工祭服每事一件付進奏官楊思恭同本
州差去容司楊暹就臨安府製造同州行用 鏞案今鄉校
所用祭服歲久敝汚不成模樣所謂祭冠雜塗黃汁綫纓不

具所謂後綬亂塗青赤珩琚不設曲領方心蔽斜墮落段服
登班皆成鬼形燈燭熒煌視瞻恍惚君子所慎威儀而已儀
之既從何所望矣收之所着宜用京官時祭服獻官所着收
宜先期修造使皆鮮整咸中規度乃可以行禮也
秋粟為穀城令修孔子廟作禮器與其邑人春秋釋奠而興
于學政化大洽
境內有書院公賜其祭者亦須虔潔無失士望
賜額書院其祭物官給並以公穀會減每見厨吏不謹珍果
代之以賤果嘉肴代之以野菜並宜嚴飭一遵本式務要豊
碩無有不善 其私祠之未賜額者或有守令自以顔私供

其祭儀一番開路遂成恒典然私祠之弊日新月盛百里之邑私祠或至數十一門之内父子兄弟謙菴訥軒松齋竹亭或稱孝行或稱戰亡以此爲序列享一院者或至十二三人又或國初名臣其子孫不昌者遐土賤族戴之爲祖僞造文籍以欺御史御史一時過客不能詳覈過加褒奬歲久年深遂爲濫觴輕率上徹或得褒贈故而誇耀又達私祠鄕隣知而不發官長聞之不聽以苫紹縉恬不知恥大凡私祠者國典之所禁爲守令者將禁抑之不暇而况助之祭以勸之乎然流來舊例自我廢之取惡之道也宜以香燭二物聊表厚意其餘物種雖謗訕溢境斷不可違道以求媚也

續大典云外方祠院冒禁剏設觀察使拿處守令奪告身三等首倡儒生遠配 賜額書院不稟朝家擅自配享者地方官罷職

朱子在南康軍修白鹿洞書院隷云廬山白鹿洞書院元係唐朝李賓客渤隱居南唐昇元中因建學館買田以給諸生學者大集乃以國子監李善道為洞主掌其教授當職到任之初即嘗詢訪合行修立 鏞案書院之制剏於南唐至宋漸廣若嶽麓書院石鼓書院嵩陽書院睢陽或御賜書籍並賜額號要皆為學者藏修之所非為祠祀古人以表崇報之誠也自宋子修白鹿書院以祠濂溪而中国書院皆宗是法

之有私庫補用者守令必不肯言然有私庫補用者勑錢殖利宜減其數也各樣謬例受其首實列錄于定例之末一切禁斷嚴其令甲每於支勑之後監司按察廉問則民弊必不如前矣

一定物中物價定式山邑海邑宜各不同山邑之饗海邑之魚豈可同價乎遠邑近邑其輸運駄價宜各不同而定例初無所言　今宜商度磨鍊

一諸色差備人物迫於營餉前期出站動費時月一名負債多至數十兩　今宜著為令甲每路文上來之後計其日字只到站前三日使之出待而裨將摘奸先期點考之法求為

華罷則人力舒而公事舉矣
一詔勅迎接諸節不但定例初無提說五禮儀亦無可考
令宜撮其梗要載之定例
一修理丹青之價不定年限無以勘簿　假令支勅後三年
而給六十兩則六年而給九十兩量宜定式使之會減可矣
丙辰年許給其本價爲不可以還刷也今年亦自營門申飭
修理煥新丹青若不會減事體極爲未安
一定例釐正之後其不可留以待用者一並發賣趁卽立本
勿令留置爲好　如承塵高下及此閑暇卽令移設似好
一兩站之間必設一遞馬所或兩間距濶而一行耐飢或兩

形色色至有以勑錢生殖之物入於守令月捧之中者舉一
可以反三　支勑定例雖曰從厚臨急措辦物價倍高支勑
後落本之薄或近數千或近千兩此是事勢之自然者富民
都監雖曰嚴禁畢境隱匿歛於民而已且使守令自補其欠
其在　國體亦涉未使自令列邑支勑錢折半或三分一留
庫以備不虞其餘民間放債二分生殖殖至幾年利條滿、
兩則封椿不動更勿放債於事便也酌量各該邑本錢多寡
以定其落本多寡則利條之限幾兩自可以隨邑分定也或
云民債為弊然海西有所謂償債米本係營屬之逋欠而裝
券蕩債之後變為民債每年四月放錢二兩四戔不過八月

勒收近於四兩此等之債何足云也 勑錢利條則定例磨
鍊之外別給該邑不問出入使之從便補用可矣冨監始可
嚴禁而守令無所逃罪
一諸邑支勑事例邑各不同形形色色不可名狀或派遣差
人使之貿易或私設勑庫使之補用至於禁亂將校奉旗武
學陪勑校隹鷄卯生雉募馬酪牛道路橋梁炬煒炜籠軍走
行軍各項謬例不一其規横歛虐民者名色甚多宜令列邑
細細查櫛各各自首或舊例所存而今年不用者或舊例所
無而今年剏開者使之一一開錄以議釐革雖有罪犯並勿
追究三令五申使之首實則守令亦安敢欺隱乎至於列邑

監司小不如意憑公生事故列邑輿人之謠曰一等饌饋裨將二等饋饌巡相三等饌勑使饗此是流來古言也 自今監營裨將二員之外毋得從行設若從行切勿支供使自持糧亦勿乗馹則除弊大矣

一觀察使支供舊例入於分排戊申定例使之臨時分定於站上諸邑 大抵支勑大事也一事米事皆有金石之典然後列邑可以預備措辦今使之臨時分定狼狽慌忙一口難說或請囑以圖免或主客以推諉且客站之邑雖任支供地方之官不得不別供珍羞飲食紛紜煩弊莫甚旗幟六角鋪陳屏帳器皿等物使數百里外出站者搬輸去來極爲未便

自今觀察使一行令主站官支供載之定例以元勑需會減
恐好
一驛卒自來悖惡渠亂渠喫猶責賂物列邑下屬畏之如佛
喧嘩生事皆由驛屬　自今驛屬供饋皆以乾價從厚折定
自各邑前期輸送于駿驛察訪使之計數分給都無事矣
一定例某邑支勑錢幾千幾百幾十幾兩幾戔幾分無加無
減永為恒式亦甚無義　支勑耶八多寡既不可預定則幾
戔幾分何必定式自今列邑勑錢量其大總某州幾千幾百
兩某縣幾千幾百兩只以大數分授恐於事體為得
一列邑勑錢封樁不動以備不虞自是法意而列邑謬例形

站舍皆定其高度令於牀上立一長人斯可用也其高既減
則壁紙帳錦必皆隨減特有廣狹之不同耳承塵移設其勞
甚少糜費省減其益甚遠若當寒節房室溫密彼必便之斯
則不可不變一壁紙之品戊申定例用青菱花乙卯補例用
白綿紙　其意蓋欲省費然所謂青菱花即白紙之榻青者
也比之白綿紙其價甚歇自今宜以青菱花定式
一迎慰使以道內守令差出則自食行厨此說僅見於謄錄
一句而定例本無提說問安使各務差使員雖以道內守令
差出皆令站官支供同是道內守令而其例不同　大抵多
員支供誠一大弊假令谷山為問安使豊川為都差員則到

黃州站豐川送乾價於谷山(乾價者饌之價錢)到平山站谷山送乾價於豐川甲邑送於乙邑乙邑送於甲邑日多日少紛紛然與之交易事之無義莫此爲甚自今道内守令之爲各務差負者支供一節永勿擧論至於迎慰使問安使雖曰假銜係是奉命使臣支供恐難除減

一護行大將及陪勑差員名色不緊 觀察使既已隨後此是護行大將又何況守大抵守令之站者又差他役則事情窘束自今護行大將以觀察使例兼陪勑差員以已經過之主站官例差陪至前站次次遞傳則事理極便

一監營裨將之一齊發動誠一苦弊列邑之供饋裨將無異

顧通官之房狹窄故亟令拽出自令通官只於堂排用虎墩
房排則除之似好　通馬所牀下設三重席又設虎皮墩彼
人皆踞坐牀上則牀下重席將安用之自今牀上鋪袷席、(方言曰每登)
袷席之上設虎墩牀下則地衣之上設席一重似好且
通馬所通官廬次宜令稍低則布帳所費亦必有減
一錚盤餅(方言曰只伊)舊例諸看各載一錚盤今年諸看合載一
錚盤交加汨董不成模樣彼人頗有未安之色　其中豬肉
等物烹飪異俗彼人初不下箸蜜餌(方言曰藥果)亦非多食之物
今者所索只是米飲而已自今大錚盤一箇之內用甆甌二
箇其一米飲(果松粥胡麻粥俱可)其一爽漿(方言曰水正果乾柹梨栗俱可)碟子三箇

其一蜜餠其一蒸餅（棗餅粟餅俱可）其一佳肴（乾雉藥脯鰈鰒類）二瓯三碟
合載于一錚盤唯酒別獻似好然勑使通官宜有差級
一房排青錦帳紅領紅袵及牀上紅褥勑使通官俱無差級
自今通官則青錦帳紫領紫袵其紅褥改以青褥似好
一廳排燭籠懸于檐端其數太多　自今毋論勑使通官量
宜裁減恐好
一諸館諸站其承塵距地（俗名曰搫子）高低不同高者或至數丈
低者或至一丈高低不同則塗楮紙地多小懸殊而一間會
減彼此皆同此所謂巨屨小屨同價至於青錦帳必自承塵垂至
地衣屋高者其錦倍入而其價亦同　自今承塵毋論館舍

一關牌率多臨急麤造長廣尺寸邑各不同全不削磨草率
刻文字面或有塗金者或有塗黃者或覆黃袱或露木體
臣以為此甚未安自今關牌長廣勿違分寸精造精刻皆令
塗金且用黃袱恐好

一茶啖庭排〔宴饗之饌於庭者〕今年雖除之庭排假家〔草舍也〕距勅使
坐處殆近百步勅使初不留眼雖有可食之物實無下箸之
望 臣以為既曰飲食斯何禮也況庭排假家糜費極多數
百里外出站之邑材木藁草蘆簟等物差人輸運其勞尤甚
此後勅行之時令遠接使先於境上請以庭排移作堂排庭
排之法永遠革罷恐好

一勅使及通官房排之中所謂蠅拂圓扇香唑兜等物彼人不悦亟令拽出　臣以為實既不悦主則多費玆所謂主人無嘗客子厭羮也自今此等物一切除去香童子則妥于書案之上甚好

一煙茶灰盒木造而施來甚不清雅且以火落木於理不叶彼人亟令拽出　臣以為灰盒自今一並銅造一造之後永久留用歲計必有餘矣

一通官鋪牢之數与勅使毫無差級非禮也勅使常懐未便通官亦自不安咸曰裁減為好　房内虎皮墩無用之物也彼人入房皆踞坐床上安用此矣勅使之房稍寛故任之不

海西支勅定例補説

支勅國之大事也勅奇常多急迫勅需每患苟難必有金石
之典務嵒不淂使列邑接西行之然後庶可以安心措辦令
也不然有戊申定例有乙卯定例有遠接使關文有巡兵營
關文有平安道前例有京畿前例莫適所從眩於擧行七站
餙於是諸站變紅為青削圓為方及至望間揆問關西消息
諸邑初以乙卯定例一一措備上司又以戊申定例別關申
則皆用乙卯定例又有非戊非乙兩别𥘵新規者關西旣然
海西宜同於是又有叅用戊乙之論兼做關西之制如斯之
間狼狽糜費當復如何由是觀之雖謂無法之國未為不可

今宜參酌戊乙別定金石之典自義州至弘濟院秋毫不敢
違越過定例一分者不及定例一分者使之同罪嚴定律文
有犯者照律嚴勘断不可已也定例之合行釐正者抄録開
後　定例册子剩語甚多今宜删繁就略著為成書三道合
力刊布列邑使之永久遵行每當支勅儐使道臣拱手持重
毋作細察違裨飛關之法一切除减則列邑擧行必沛然矣
一勅書奉安閣舊例左右壁設龍虎屛二坐今年主壁又設
龍虎屛一坐　臣以為左右壁丹青之時本畫龍虎雖不設
屛亦恐無妨主壁則有書牀香牀宜設龍虎屛一坐左右二
屛除之恐好

遂其肉而留其骨俞齋之俞壽哀乞乃已　此說未可信也
當時恐難如此
吳相國允謙為安州牧使適值　宣廟奉諱遣東差官致祭
出來一路守宰皆脫衰待之公獨曰差官異詔使衰不可脫
差官發怒徑去後朝廷行文列邑使以安州為式脫衰者皆
懲差官之歸亦推謝而去
趙世煥為東萊府使故事必以華盛之服接待倭人公曰豈
有為奢麗而服敵人之心遂以時服見
李東岳安訥為東萊府使舊例接待商倭公費甚夥公更其
條約減定商船之數歲省賜賚千萬以上

嘉慶己未夏余自西邑還　先大王引見于重熙堂問支勑之弊略舉數十條奏之退為支勑定例補說上之上命往議于遠接使李時秀李公之言曰支勑之式苟欲定例必自弘濟院西至義州龍灣館其館舍院舍站舍一並毀撤一新改建館舍為一等站院為一等館舍柱高幾尺棟闊幾尺牕戶長廣幾尺承塵距地幾尺(方言曰攀子)各有定制無得一毫踰越站舍亦如之各減幾尺以為二級然後其所用鋪陳屛障帷帳床榻之等及所入錦絹布帛簟席材木丹青紙地方可出式如不能然無以定例方議釐正會有人言其事遂寢然支勑諸事頗可考詳玆錄于左以俟後人

往來其餽廩之物多濫張名數貸諸商而分利公下車盡得其情於是鉤出吏那偷稅布二千餘疋又拘賈人之與吏奸者將殺之賈自見當死冀有以免即款服因具列迎送之物其費率當幾何以較常數減者過半公釋賈盡録其那言藏之後使之來則據以辦應餽饋贈遺一無所亂縮自是定為恒制而公私始蘇

李公昌遹為殷栗縣監上官未幾詔使至旁邑細氓竭蹶於儐館公俛界上居民以代民役事集而不擾

李公景稷(号石門)拜水原府使詔使之供有甲乾雉為列邑弊公啓以漢人不貴此味而製造倍費宜勿用又司饔瓷器過

大亦非漢制館伴月沙相公亟是其言皆從蠲罷

善裕後為定州牧使北使至衆皆媚承公獨不副其所須擴寧以下皆懼注事公曰吾自當之遂一言折之北使亦笑而止

閔晉亮為成川府使清使鄭命壽本我人投彼者恚怒公令軍卒拘致之時遭此者例必跳走朝庭為罷其職以彌縫焉公曰跳走非勇也卽叱退軍卒直入平立瞋目以視命壽愕曰是誰也對者曰故尚書某子之也命壽曰是嘗幾殺我者其子復如是終不敢加以僇辱聞者皆驚 世傳許相國積為灣尹拿入鄭命壽時以通官來伏之于机上曰內肥於彼骨生於我宜

利害責在汝躬善簡僚佐乃無害也諸物監官不必多貟但
差五六人無治數事不亦善乎須以邑人極擇分差 於是
議定監官貟額成帖受講以議治事
試論一事余在西邑勑奇始到鄉校守僕持下帖數十道來
告曰舊例勑書奉安于閣中例有校生二貟侍坐其前終夜
不眠實差預差恒遣四員前期逢點受點閱恒至數月巡營兵
營恒有例贈故本府校生一百六十名每名收錢一兩以付
四員令玆下帖乞蒙踏印余曰不緊無用煩告既數月勑使
渡江監吏告之曰事已急矣校生奈何余曰不急既及其期
監吏告之曰事已迫矣校生奈何余預作皂巾二箇藏于篋

中出而投之曰小吏二人須著此巾儼一校生往陪勅書其
誰疑之他人之事不可徒勞賜銭二兩以補烟價小吏大悦
受巾而往遂得無事凡所謂支勅之費曰千日百都是此類
舉此一事餘可知也　又論一事一日勅監告曰舊例橋梁
債六十兩移送于平山府（谷山出站于平山）今亦如之余視其地川
流頗廣每當勅行三邑合力以作一橋也其上流不過數十
步川流極狹數夫之力可以成橋余令修道以從上流平山
之吏大驚乞勿改道永不索銭盖本迂回出路以作大橋以
斂數鄉之銭又索二鄰之銭也所謂支勅之費本多此類
朴元度為黄州判官州居孔道數易官吏乘間蠹竊及西使

咸以富民差為監官使出私財先期貿販一事之監必差數
人數人之差侵及十家先者納賂而圖免後者得帖而辦賍
魚駭獸驚厥目瞿瞿官受賂一二吏受賂十百號呼奔竄如
逢亂離破家蕩産百無一全此生民之巨瘼也 勑奇始到
文武吏校排門上堂厥目瞠瞠外若憂迫内實踴躍妝莊色
不答名刑吏榜諭諸鄉諸吏以折奸萌 榜曰行縣令為榜
諭事令茲勑使有聲想亦聞悉舊例諸物監官皆以外村富
民派差分遣遠路俾受其害今年不用舊例擇邑吏邑校派
差是任其有缺久自官補給官力不及寧均數民户不忍使
數十户獨受其害須知此意各自安心其有奸譎之人專擄

舊例恐喝愚民須勿信聽枉費財物茲用先期布告鄉甲里長一一知會無有不聞以遵約束　名諸鄉邨卒戒之曰今此榜諭是大往傳仍查道里嚴定期限無敢踰越受鄉甲到付之狀上于官家

乃進文武吏校諭之曰勅使者十數年一出者也秉此適會侵掠民財豈美風乎既非恒祿捨之何害勅需都監諸物監官並以邑人差遣余志大定無得有悉同心合志以治　王事精白無偽以惜財費其有缺欠自官補之不貽汝害　於是擇於退吏老校取第一人物差為都監　乃白都監諭之日今年之事期不擾民須知此意精白一心以治王事其有

世法令森嚴如人命何中使懼禮謝而去

楊繼宗為浙江按察使初藩臬諸司所用咸辦於下鎮守中官供給日費萬錢繼宗一切革去

汪應軫出守泗州武宗南巡駕且到列邑旁皇軫獨凝然不動曰今駕來未有期而科派四出縱吏胥為奸耳他邑用執炬夫役以千計伺候彌月有凍餓死者軫令縛炬柳榆間以一夫掌十炬比駕夜歷境炬伍整飭反過他所　汪公於天子之駕猶惜民如此今人每迎監司驅民如犬雞知耶愧矣

蔣瑤守揚州武宗南巡淮守薛贇析去沿河民房(即民屋)以便挽夫挽縄皆索民間絹帛為之兩淮大擾過揚州蔣瑤獨不

析房曰沿河非聖駕臨幸之地且自有河岸可行何必毀壞民居有罪守自當之　凡夷人塚破人屋以廣監司之路者知恥愧矣

勑使接待謂之支勑支勑者西路之大政也

勑使先聲謂之勑奇勑奇一到列邑騷擾一應百物皆以留民派差四出一曰鋪陳卽筵席二曰屏障三曰帷帳四曰床榻五曰館舍六曰丹青七曰器皿八曰騎坐九曰虎皮十曰鹿肉十一曰牲肉十二曰鮮魚十三曰脯腒十四曰鱅鰒十五曰米麪十六曰油蜜十七曰鹽醬十八曰醓醢十九曰紙物二十曰燈燭以至芻藁柴薪道路橋梁種種名目不可殫述

責内撫軍民動皆合宜天將來者例以𡡾交公一以充軍實不入私槖李相益加敬重

古人於内侍所過惟恐抗義甚者車駕所經猶不敢虐民以求媚

韓絳知成都内侍奉使到蜀山有賀昌州郡輒附益之以悦其意公奏請禁納英宗嘉之

李及知杭州時内侍江德元權傾天下其弟德明奉使過杭州及待之無所加僚佐皆曰明公雖不求福獨不畏其禍乎及曰及待江使者不敢慢亦不敢過如是足矣又何加焉既而德明亦不能傷

程顥知扶溝縣內侍王中正按閱保甲權焰震灼鄰邑競侈供帳悅之主吏以請顥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取於民法所禁也獨有故青帳可用耳中正亦知顥廉正數往來境上終不入

薛瑄為南京大理寺卿太監金英奉使道南京公卿俱餞於江上瑄獨不往英賢之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

楊璡授丹徒知縣會中使如浙所至縛守令置舟中得賂始釋將至丹徒璡選善泅水者二人令著耆老衣冠先馳以迎中使怒曰令安在汝敢來謁耶令左右執之二人即躍入江中潛遁去璡徐至紿曰聞公驅二人溺死江中方今聖明之

能有所損公痛裁節之過客畏其清初無所望而毋冀之毀
也陜人賴以舒後遂以為法
朴文冨為寧海府使乘馹之人雖微者必至所館慰接之或
曰公尊彼卑何至若此俟曰彼賓我主賓主寧計資品耶彼
或憑公肆威呵嘖吏民吾何忍視之我厚於彼彼必不怒由
是來者感悅吏不見呵
兗川君李純信為義州判官有奉使者過州其需索多無厭
公心不可所辦給路資而已餘外皆不聽而去及使還故以
事必欲釋憾乃已公即解印綬歸
張谿谷維以吏曹判書兼大提學獲罪特補羅州牧使公在

朝頗以簡傲得名及至莅州武人金吾郎為拿罪人過入客
舍公具冠帶乘馬以進曰王人入府不可兼轎及其相見禮
貌甚恭金吾郎俯伏流汗曰老爺何自損如是公笑曰都事
在京則踵吾門納刺亦難而今則外官之待王人不得不如
是 金清陰兄弟為邑雖栗木敬差必親檢溺器
高麗河允潾知甫川郡偽王亐帖木兒入寇諸道軍將往来
皆于甫川允潾待之無闕為政以仁恕為本抽斂絕而刑罰
省吏民德之陞堂上官
鷄林君李守一為星州牧使體察使李公元翼薦也兼金烏
城大將時 天朝二十四將駐兵于星事務叢積公外應求

劉天和總制三邊取其孤孫暨一孤姪撫于任過華州僕夫
偶爭門役役者膚愬守怒不為禮封扃其門卽薪米不為供
二孤至饑渴甚踰垣乞食避去守隨投牒公所備陳縱僕虐
門役狀二孫抵任則環公夫人泣訴夫人心甚憐之未幾守
以事謁公衆跂足側窺計必督過公乃禮遇有加後復時
薦其賢能于朝

鄭瑄曰昔有縣令其人極廉介一日迎監司於城門吏飄雨
時守亟令閉關已而使者至不得入語於門隙曰法當閉鑰
請以詰朝奉迎　孫甫知晉州近臣過晉叩城欲入公曰城
有法吾不能徇私終不為開門

唐嚴昇期巡察江南性嗜牛肉所至烹宰極多事無大小入金則弛凡到處金銀為之踴貴江南人呼為金牛刺史

雖非上官凡使星之時過者法當致敬其橫者勿受餘宜恪恭

後周王羆鎮江東嘗有台使至為設食使裂去薄餅緣羅怒曰耕種收穫其功已深舂爨造成用力不少爾之選擇當時未饑命左右撤之使者大慚

唐蔣沇歷四縣令矣致流行郭子儀軍出其縣敕麾下曰蔣沇令縣供億當清素去淂蔬飯足矣毋撓其清也柳仲郢在官館傳必增飾宴賓犒軍必華盛

孫甫知陝府陝當東西衝吏苦廚傳而前為守者顧毀譽不

其形色之渝變又何𢙣矣　已上所論皆太牢也少牢以下
量宜減損六簋者餅用四品四簋者餅用二品餘皆類推不
必拘牢唯陰陽奇偶之數不可亂也

古之賢牧其接待上官不敢踰禮咸有芳徽布在方冊

唐何易于為益昌令刺使崔樸泛舟春遊出益昌索百姓挽
縴易于自為引舟樸驚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不耕即桑惟
易于無事可以代勞刺使不安乃以騎去　五代蕭結令祈
陽不畏強禦方暮春時有州符下取競渡船刺使將臨觀結
怒批其符曰秧開五葉蚕長三眠人皆𦙍𢓀划甚閑船守㨨
而止

鄢懋卿以總理鹽法巡行郡邑勢甚張其妻從行裝五綵輿以十二女舁之令長膝行蒲伏至以文錦飭廁白金飭溺器淳安知縣海瑞供帳疏簡抗言貧邑不能容軒車懋卿怒甚然素聞其強項亦斂威去

劉南垣公請老家居有直指使者飲食苛求屬吏郡縣患之公曰吾門生當開諭之及至自朝過午飯尚未出直指飢甚比食至惟脫粟飯豆腐一器而已各食三碗直指覺過飽少頃佳肴美醞羅列盈前不能下箸公強之對曰已飽甚不能也公笑曰可見飲饌原無精粗飢時易為食飽時難為味時使然耳直指喻其訓後不敢以盤飧責人

須行乃可遵也今雖不然收於心内明知先王制禮本旨如此則其鉶俎籩豆之數然自商度以依周公孔子之禮不亦善乎　古者太牢三牲而九鼎少牢二牲而五鼎牲牢之外鷄魚鮮腊野獸肉倫膚腸胃以充諸鼎我邦無羊非牛不饗凡所謂七鼎五鼎者牛豕鮮腊鷄雉腸胃魚腸之等以充其數無不可也　簠者飯器也然今俗饗禮不用飯即茶啖宜用餅糕六品及一麪一饅以充八簠食禮不用餅則雖太牢之饌但具紅白二飯不可加也　鉶者羹器也菜芼曰羹純肉曰臛七鉶者宜用七種菜蔬和以肉汁以為鉶羹　俎者熟肉之器也古用牲鼎升之為俎今不必拘或烹或蒸或燒或膾

或魚或鮻或鷄或雉凡薦肉七器以當七俎　豆者濡物之器也或菹或醢或炒或煎(如今俗正果之類)凡濡物小碟以充八豆籩者乾物之器也或脯或腊(乾雉也)或鰒或鯆(乾魚也)或果或糖(乾果也)或粉或糗(如今俗藥果蒯飣之類)以充八籩　禮曰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又詳古禮酒用奇數飯用偶數故一獻三獻至于九獻二簋四簋至于八簋鉶俎三五籩豆六八皆此義也朱子家禮亦六豆六籩今人不知此義已自家祭之時籩豆並用奇數非禮也　簋今為盌(俗名曰周鉢)鉶今為盤(俗名曰湯器)俎今為大碟(接匙之大者)豆今為甌(俗名曰甫兒)籩今為碟(小接匙)斯又古今之變也但其名數謹嚴不踰古制則斬斬乎禮法

魏孟康為弘農太守有所按行皆預飭督郵不遣送迎探候
又不欲煩吏人恥在自刈馬草不宿傳舍露宿樹下今之
監司行部即晏子所謂流連荒亡盡以孟康為法
鄭瑄曰做上官時只是要尊重迎送欲遠稱號欲尊拜跪欲
恭供具欲麗酒食欲豐騶從欲都伺候欲謹行部所至萬人
負累千家愁苦即使於地方大有裨益蒼生所損已多及問
其職業舉皆虛文濫套縱虎狼之吏胥騷擾傳郵重瑣尾之
文移督繩郡縣至民生疾苦若聾瞽然此之謂妖孽顯負君
恩陰觸天怒是生民之苦果而子孫之禍因也吾黨戒之
星湖先生曰國法凡使星之過郡縣饌品不豐例皆啓罷故

守宰唯以侈靡為能此物皆出於民力轉成厲民之一端由是闒釘成風虐吏藉名甚可惡也朝廷宜商量度數其器皿之大小饌着之多寡隨官位高下毋得濫供並將有多小裕民矣

一應賓客之饗宜遵古禮嚴定厥式法雖不立禮宜常講體察使賀正使遠接使館伴使凡大臣正卿一品之臣宜饗用太牢七鼎者食用少牢覲察使巡撫使慰諭使節度使凡中下大夫堂上之臣宜饗用少牢食用特牲御使京試官接慰使書狀官雖非崇秩宜亦如之禁府郎領敕官備邊郎宣傳官凡位卑之臣宜饗用時牲食用特豚此須大臣敷奏法制

如是也伊尹奚辨乎負鼎易牙可託乎侻几豈有是哉

蔡山筆談云南方縣邑毎當巡使之行預備肥牛一頭繫之内屋飼以胡麻粥月餘其牛酥軟異常巡使大加稱譖考課為最嗟呼俗習至此亦難乎為吏矣晉世至濟傳王武子帝嘗幸其宅蒸豚甚美帝問其故答曰以人乳飲豚一云以人乳蒸之胡麻飼牛何以異是

監司厨傳之式厥有　祖訓載在國乗義當恪遵不可毀也

肅宗九年癸亥下諭八道曰巡歷之際厨傳支供反貽騷擾之弊須以單騎只率一二人勿率軍官則可無弊端矣予近閲古今荒政諸書朱子為浙東荒使也其門人所記有云公

鉤訪民隱晝夜不捲至廢寢食窮山長谷靡所不到每出必乘輕車屏徒御一身所需皆自賫以行秋毫不及於州縣故所歷雖廣部內不知以此官吏夙夜戒飭常如使者壓境至有自引去者以故所活不知幾萬其後朱子見孝宗孝宗迎慰曰浙東之勤勞朕所知之豈非今日所當法者乎　臣謹案　聖祖飭諭如此而今人張大十倍於　聖祖之時大抵民獘姑舍其儀文擬於王者不可不裁損也我邦　動駕唯五營行陣之外其輿衛騶率本不能連亘五里巡歷所過不甚相遠斯何禮也中黃植炬皆是王章（路之中央布黃土）而把之者亦多矣豈不駭哉

褒貶爲不知也者而過之厥有長吏販穀糶竊賦稅如已所
爲則怨而存之課居取以欺人主如斯而已矣何其儀之壯
而所爲之若是也百姓感焉 節 案田賦日增問其由則巡
歷也民庫厚斂問其由則巡歷也吏額不汰問其由則巡歷
也契房難罷問其由則巡歷也陶戶日散鑪戶日破店村日
衰僧寺日廢問其由則巡歷也漁者失魚塒者喪鷄海賈亾
其饋蛤山氓損其麻麩問其由則巡歷也巡歷之法不改則
生民塗炭之禍無以極救矣

內饌非所以禮賓有其實而無其名抑所宜也
今監司到縣其饗食大饌之外別具珍羞大饌名之曰內饌

監司所食惟此而已婦女在內何與公事公賓之餉而內婦
執爨非禮也然監司一行久飫膏粱其殽胾諸物少不芳酷
不能下咽亦主人之憂也宜作內饌用于公盤使無內饌之
名亦無內饌之跡惟期賓飽不色我德庶乎其無愧也　其
從行裨將之餉嚴飭廚吏使之芳潔而已苟欲盡得歡心不
免先取譏笑有醜面目不可爲也
成宗朝有一人自監司入爲承宣　上問曰監司以食飮豊
薄爲殿最然乎對曰有之　上不悅曰豈以口腹之供責諸
官人也對曰飮食之具尙不能適口況於他事乎　宗此說
鄙陋莫甚陰肥小體外餙公務病國痛民甚於洪水猛獸甯

乘獲馬之轎戴玉鷺之帽其從者府二人史二人胥如府史之數而加其二焉徒數十人輿皁隸僮若卒僕之屬數十百人諸縣都探候延接之吏若徒數十百人馬騎者百匹其載者百匹婦人妓服靚裝者數十人裨將負韉矢前驅者二人其殿者三人驛官從者一人鄉亭之官騎而從者三人佩符囊彈印綬屏氣脅息騎而從者四五人載桁揭括杖或朱或白以帽人者四人負炬燭手執絳翠紗籠以待用者數百人手執箠禁民毋得號訴者八人道傍觀咨嗟歆羨者數千百人所至發火礮以驚衆進供具如太守者什之厥有一欽一僉或失其指違其溫者杖杖者凡十餘人數之曰道有石蹶

余馬曰器者不禁曰婦人迎者少曰屏帳簾席朴曰炬不明
炕不溫如斯而已矣坐既定名晉與史文移諸郡縣命市納
賈粟一石直錢百五十怒罵之增至二百民有負粟者至則
覆其斛責二百厥明年春析二百而三之以予民而告之曰
此一斛粟也海濱多富商大賈粟米刁踊則傾其窖而錢之
山縣粟米紅腐則廩為積於是粟生脛日走百里過海而止
既而計其贏錢至數千萬訟墓地者流之訴令長有虐政者
流之其罰四千屠病牛者流之其罰三千計其贏錢至數百
萬有土豪奸吏刻章偽書舞文弄法者曰是淵魚不足察則
掩匿之有不孝不悌薄其妻淫瀆亂倫者曰是傳之者過也

九俎八豆八籩（此天子諸侯之禮）下爲者七鼎其爵三獻其食六
簋五鉶七俎六豆六籩（此公食大夫之禮）小牢五鼎其爵三獻其
食四簋三鉶五俎六豆六籩（此大夫之禮）特牲三鼎其爵三獻
其食二簋三鉶三俎四豆四籩（此士之禮）特豚一鼎其爵一獻
其食二簋一鉶一俎二豆二籩　案此五等之數余嘗編祭
禮考聘禮公食禮少牢禮特牲禮及禮器玉藻士喪禮士虞
禮諸篇採掇查驗以知其數者也飲食之有五等如冕服之
有六等天子衮冕上公衮冕侯伯鷩冕子男毳冕孤卿希冕
大夫玄冕韋採既別無敢踰越大牢小牢特牲特豚之各有
品級何以異是故禮王人到諸侯之國其物用太牢我邦儀

文皆降天子一等則觀察使巡到列邑法當少牢無以加矣少牢諸物已見節用修(私祭節)可按而知也牧能據禮守法少牢之饌以饗監司則大善如其不然取本縣謄錄用其最薄之例抑其次也如又不能用其居中之例又其次也過此以往鄙夫諂人事人以食者吾不知之矣饗禮用少牢(俗謂之茶談)則食禮宜用特牲(俗謂之進支)若我為監司則少牢之饌何敢受焉五禮儀明有品數不可踰也

今監司巡歷天下之巨弊也此弊不革則賦役煩重民盡劉矣

山居放言曰監司之巡歷也樹大旗擁大蓋擊大鼓吹大角

牧民心書卷之二十四

洌水 丁鏞 編

賓客 禮典第二條

賓者五禮之一其餼牢諸品已厚則傷財已薄則失歡先王為之節中制禮使厚者不得踰薄者不得減其制禮之本不可以滯也

聘禮公食禮皆古饗賓之禮其籩豆簠簋鉶之數視秩高下各有恒式主賓恪守罔或踰越古之義也當時卿大夫之聘於鄰國者其受饗食之禮一爵一籩或有差濫則恐懼逡巡不敢寧受趙武子之享于鄭厥有五獻之籩豆趙孟固辭竟受

一獻(昭元年)季孫宿之享于晉厥有加籩之饗季孫固辭至曰下臣不堪(昭五年)周公閲之享于晉力辭昌歜之薦(僖三十年)管夷吾之享于周必受下卿之禮(僖十二年)豈不以名義一定不可以復瀆歟今監司行部其郡縣所供漫無節制務在豊侈其籩豆鉶俎之數什倍大牢蓋以五禮儀所定太薄大儉不近人情故汎濫橫潰以至此耳不攷三代之典章輕立一時之法制未有不壞裂如是者也

古者燕饗之饌原有五等上自天子下至三士其吉凶所用無以外是也

大牢有二等上焉者九鼎其爵九獻(或七獻五獻)其食八簋七鉶

今郡縣救食之法捕捉僧徒撞鉦擊板日光菩薩月光菩薩
吽號踴躍此非畏災乃是慢天大非禮也　宜用京司之例
牧以淺淡服烏角帝出坐庭中令瞽人奏鼓三九聲收齊邀
端坐左右無得喧譁以待復圓可也若行之於社壇尤與古
合春秋傳曰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時用無違如谷於響輒應民祈隲我三農以無饉饑云胡戾
魃載煬厥威無地不赤無苗不腓泉源卒涸埃土忒飛溝塍
既坼高燥曷希控于社壇雩雩其徵杯水車薪乃滴乃睎昕
莫之交薄言陰霏顒顒其霆艴艴其暉萬分一望逐日而非
民環其晦滂泗脅揮耳之目之疊息景唏徵神之惠我民何
歸生類其盡誕無神譏呼風召雷亟宣陰機頃刻滂沛轉災
為機犀禱以勸無瘠而肥神之聽我歆格庶幾
善菊圃樸興霖山祈兩祭文云彼穹者山主邑之治下人之
依明神攸尸巍巍于巔顧是祈祈宿驗匪錯我徵於耆寔維
神故叩名則宜欲望于睤含神誰飫曾是邑魯祭秩之遺我

大速亂神詐我私亦今之災神怒緜之當雨而不既月于玆
我稼之殃我民之噫我民之噫我心之悲宰聲嗟吁及于天
池霤肰若瘧已燔其曦我起視野屯是焦糜我憂益急邑人
與諮諮之維何俟舉闔隨俟倡俟率赴神而祈爾其罰我毋
罰伊慈豈不我惻棄前之爲戾顧名言與霈如期少遲則蔑
責在今時苟允衷叩幹沸以滋我與邑人敢忘厥綏且陰且
封亦觴其壝稻黍馨好求有報祠爾聽無忽我言非欺

日食月食其救食之禮亦宜莊嚴無敢戲慢

日月交食本有躔度預知時刻本非災變堯舜之時曆法已
明非不知也特以兩曜薄蝕景色愁慘伐鼓用牲以示變耳

蔡希菴彭瀧龍湫祈雨祭文云有堪者淵有赫其靈欲雲吐
雷厥施滿盈我民之蘇靈享其報胡諐者陽循月斯杲氛霧
朝屯淒飈夕歛大地立赤涓澤不下川溝絕灌民束其手土
毛既焦夫其曷後夏至云徂霓望逾渴身叩民寄憂甚焚焫
坐類且盡神亦何賴無為神羞惠我滂沛　三次祈雨文云
維夏之旱汰至初伏滲滲霡霂涔涔信宿屯雲寢雖烈陽旋
曝將興之苗索然就槁如孩獲乳未咽而奪哀民何辜而毒
降罰如以邑長已避賢路再叩于湫莫我肯顧憂心譙譙誰
因誰訴惟山之靈實主茲土司厥陰陽阜我稌黍生類斬伐
胡不降監若濟焚溺無晷刻淹馨發澤應以洽以霑

蔡希菴雩岳山再次祈雨文云虧律維山開闢則有上通呼吸下絶翔走紊埃是截清淑似蓄助宣二氣揮霍翕艴有所不祈祈無不答惠我邦人以麻以福胡今之旱彌月愈酷其雲其霓杲杲而烘凄其以敬每夕輒風民望且絶農節詎幾憂心遑遑有甚調飢病痒不蠲代走羣望誠非敢慢質之在傍寧莫我顧視天眇眇袂區向圻茲月迫朓庆今不雨闔境其莩後雖翻動旣枯則邦奚異魚肆始決江河維嶽之靈一邦耶瞻人方盡劉神其獨恬王事有程又不克躬惟勤遣幣矢言有衷丕唯降監無僭民時立賜甘澍用流鴻慈

蔡希菴茂朱玉淵祈雨文云有堪者淵神所憑依皷舒膏澤

地靈攸鍾上撐磅礴仿擁巃嵸鎮兹雖土著在輿乘吁噓造
化雨泄雲興登我稼穡福我黎烝寔效陰功是人是靠屬當
南訛亢陽肩虐其雨其雨出日杲杲間或霢霂車薪杯水四
野洪爐川枯潢涸秧苗憖期西成望絶比屋懸磬田畯啜泣
哀民不天大侵彌年今又卒痒擧將顛連仰唯明神胡寧忍
此嶺兹無似猥忝邑宰夙宵憂焦方寸焚灼徽神顧諟疇庇
疇隲肆蠲牲醴虔薦洞酌神其明克賜歆格式斡玄樞速霈
甘膏俾民迺粒無貽神羞
李靜覌端相守清風其錦繡山祈雨祭文云至晦者神至顯
者人顯晦雖間其理則均故神於人有感必應兹輸淺誠以

冀神聽錫嶽崇崇龍淵湯湯常興雲雨澤物洋洋利遍一府
活此黎元實維神惠疇不神尊如何近歲神畜其施四境無
秋民屢阻飢及至今春播種既畢禾稼生苗麥已吐實西成
有望庶幾粒食旱魃肆威連月爲虐苗者漸枯實者盡萎崇
朝一霎曷云其滋恒陰歛雨風輒散之仰視杲杲胡寧忍斯
寡君在上焦勞乙丙守土小臣罪合譴屛神於此際久闕靈
澤萬口喁喁勢迫填壑倘神有怒降罰此身軫我孑遺亟垂
神仁鼓發神用沛然千里蘇枯起萎俾荷神賜茍俟厥時惠
亦無及身莅有慳遷秉斯邑肆將薄具躬奠神宅神其歆格霈
此一域

男女邱怨曠七撤膳著樂懸而不作今之所舉只撤善當獄其餘皆不施行不及遠矣

祈雨祭文宜自新製或用舊錄大非禮也

凡祭文宜用四言讀聲調叶其支蔓錯落者讀之不能成聲鄉村祝史口棘喉澀非四言不可讀也　其非四言者亦皆叶韻東坡祭歐陽公文龜師爲知疑夷時貍無不叶韻斯可法也

朱子祈雨文略云惟神受職帝庭降食茲土以福其人今人之急如此神若不聞亦何神哉　案此篇渴一室忽約略叶韻當事者宜考焉

張谿谷維在郡其祈雨祭文云唯茲之旱其誰尤自春徂夏
絕膏油黍稷且槁麥不秋民將病饑咎其瘳蜿蜿神物宅靈
湫隱雲洩雨威德流閼宅不施歆何求忍我赤子絕其喉邑
宰不職干神誅罪丁厥躬民何辜肥牲清酤脩醢俱以薦以
侑冀神其歆食回玄樞驅雷鞭電騰天衢霈然甘澍溥八區
沾枯潤焦萬品蘇永世報祀不敢渝　右祭龍神
巍巍名山唯邑之望不見運動澤利難量從陽為虐五種皆
枯更閱數日焦灼無餘淵龍耽睡有訴無聞非神之仁孰恤
斯民歆我芬苾惠我神靈一霈甘霖以澤群生　右祭山神
吳西坡道一為星州牧使其太子嚴祈雨祭文云明神之宅

示辱或翻渠以出臭或埋骨以誦呪奇奇怪怪無復論理誠
可歎也　遇旱牧宜虔心齋沐黙禱神既一應俚俗並行嚴
禁

齊景公時大旱欲祠靈山晏子曰靈山固以石為身草為髮
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爇彼獨不欲雨乎祠之無益公欲祠
河伯晏子曰夫河伯以水為国以魚鼈為民天久不雨百川
將竭彼獨不用雨乎祠之無益公曰奈何曰避宮殿暴露與
山靈河伯共其憂其幸而雨乎景公乃出野暴露三日天果
大雨　案此時景公又蠲賦歛大抵祈雨之實莫善於蠲賦
決獄楚王英之獄繫者千人袁安為楚相決而放之天乃大

雨五原之獄積久不決顏真卿為御史伸而直之天乃大雨
凡遇旱之日牧宜以蠲徭理獄為急務
祝良為洛陽令時旱暴身階前甘雨滂注　唐田仁會為平
州守歲旱自暴以祈雨雨大至民作歌
戴封遷西華令其年大旱禱請無獲乃積薪坐其上以自焚
火起而大雨遠邇歎服　案戴封之事非禮也適天雨耳若
天不雨將遂焚乎焚而逃之是欺天也焚而遂死是要天也
欺天不誠要天不敬不誠不敬何以為禮
唐段文昌帥荊南或旱禬解如雨或久雨出游如霽民為語
曰旱不苦禱而雨雨不愁公出游

丁公彥璜為安東府使本府自前朝有新羅公主烏金簪神多靈怪人敬信之金省菴孝元為守時焚毁其廟厥後吏民更復尊崇每年五月五日巫覡才人奉其神數十為群官吏陪之周行境內謂之端午使閭民奔走恐後破產失業猶不知悔前後太守莫能禁公大會儒士焚其怪服其妖遂息

李衡祥為濟州牧使州有廣壤堂土民祈禱成風公命焚之聞者稱快昔金緻觀察嶺南毁太白山神祠可以匹美云

李挺岳為延安府使府素多宿弊至則一革去之不日洗焉舊有淫祠祈毗金集日事靡費公立毁之曰彼能為崇宜加我身邑民大覺相語曰始迷不知也

象山錄嘉慶己未春延勅在平山府暇日與豊川守李民秀長湍守具彛同游太白山城城中有三太師祠堂約共瞻謁三太師者申太師崇謙卜太師智謙庾太師黔弼也既啓戶見有鐵像三軀皆朴而失真間有女塑二軀黃襦紅裙粉面朱唇妖怪不典李曰何如不可拜也遂闔戶而出

祈雨之祭祈于天也今之祈雨戲慢褻瀆大非禮也暴尪暴巫見於傳記土龍致雨之說出淮南子石牛釁泥之說出廣州記或蛇醫囚甕或蝎虎沉水擲台五星妖術起於管輅鼓舞五龍邪說託於神農自古以來凡祈雨之法多戲慢如此今之守令遇旱令作蜴龍塗以朱土群童曳之鞭笞

張士遜爲射洪令禱雨於白厓神即致雨人皆異之及移治
鄰民遮道馬不得去乃請還留

黄榦知安慶府是歲大旱榦祈輒雨或未出晨興登郡閣望
灊山再拜雨即至

余崇龜守九江自夏涉秋不雨公到郡舉家蔬食爲民禱祈
既而雨霑遂有秋田里既安民皆舉手加額呼爲王叔英知
漢陽縣有惠政嘗遇旱處禱不效歎曰民將無食吾爲民父
母敢自範耶遂絶食以承天變不三日大雨雨不止復祈晴
一如雩禱雨遂霽　案絶食亦非禮也天遂不雨將遂不食
乎

孫舜孝為江原監司適大旱禱雨無效公曰無他守令不盡誠也遂齋戒親出祈雨半夜聞雨聲喜而歸曰我當謝天被朝服立庭中雨勢漸急吏持傘倚後公命去之衣服盡濕

李恭淵為全羅監司以為水旱之災亦由神道為請香祝於朝設祭山川徧及無文先是操卒數千淹死於南洋將死之夕哭聲殷海大雨滂沱人謂誠感所致

星湖先生曰雩者所以祈膏雨也其及旱而禱者亦稱雩古之禱者桑林六事為感應之實如後世象龍燒猳之類何益於格天耶蕭梁之時祈雨女行七事一理冤獄及失職者二賑鰥寡孤獨三省徭輕賦四擧賢進良五黜退貪邪六命合

我南海立祠於是迎其神以往至龔珦使詰之曰化過潯潯守以為妖投祠具江中逆流而上守懼乃更陳希亮為雩都守巫覡歲歛民財祭鬼謂之春齋否則有大災民訛言有緋

陳希亮為雩都守巫覡歲歛民財祭鬼謂之春齋否則有大災民訛言有緋衣三老人行火公禁之民莫敢犯火亦不作毀淫祠數百區勒巫為農者七十餘家

劉龜年知武陵楚俗右鬼其淫祠曰潘仙翁者歲時集會擬金鼓戈矛迎而祭之公命尉杜師顏撤屋毀像收其兵刃罪其倡之者

呉履為南康丞邑有淫祠每祀輒有蛇出戶民指為神履縛

巫責之沈神像於江淫祠遂絶

高麗禹偉為寧海府司錄民惑八鈴神奉祀甚瀆偉至即碎而沉于海淫祠遂絶

高麗金延壽知清風郡政尚清簡初郡人得木偶人以為神每歲五六月間奉置客軒大張祀事一境坌集流弊已久延壽赴官即收捕巫覡及首事者杖之遂火其木偶妖祀乃絶

黄瑀知永春節丞有女病若有物憑之者巫曰故邏卒某也死而役於城隍之神實為祟瑀怒曰是安敢然杖其土偶而投之溪流女病即愈

洪允成牧羅州城隍祠有神惑民允成焚其祠

祠牧之職也沽酒市脯不可以祭今也買羊賖豚以充犧牲
非禮也　郡縣如有學田宜以學田數㽦除爲祭田牧其稻
粱以爲粢盛別貯淨塁以時供之官厨之米以給其代抑所
宜也
其弍邑有淫祀謬例相傳者宜曉諭士民以圖撤毀
栗谷辭醮青之詞藥圃拒巫禱之香君子之行不可苟也若
有祠廟明係淫祀者雖有舊例不可蹈也
顧劭爲豫章太守禁淫祀毀諸廟至廬山廟一郡悉諫不從夜
有人經前狀若方相云是廬山君劭要之八座與談春秋燈
盡燒左傳以續之鬼欲凌劭劭神氣湛然鬼反和遜求復廟

劬笑而不答

唐狄仁傑爲江南巡撫使吳楚之多淫祠仁傑毀千七百房止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

柳子厚毀鼻州象祠記鼻亭祀象神河東薛公至考民風披地圖得是書駭曰象以爲子則傲以爲弟則賊以惡德而專世祀殆非化吾民之意命亟撤之沈其主於江州民歌曰孰羨淫昏俾我斯瞽千載之冥公闢其戶王質知蔡州蔡俗舊祀吳元濟公曰豈有逆醜而廟食耶狄梁公李太尉德加蔡人胡不爲祠命撤元濟祠建二公祠

程珦知龔州時宜獠區希範旣誅鄉人忽傳其神降言當爲

周慎齋（名世鵬）建白雲書院以祀安文成（裕）而東方書院皆宗是法今也書院為祠廟非復學宮之舊規也

朱子在南康軍帖諭士民陶侃遺廟訪其遺跡謝大傅陶徵士周濂溪問其祠宇有無　鏞案意有所感訪古尋跡以闡發其幽隱亦賢牧之所務也

其有祠廟在境内者其修葺庀治宜亦如之

如平壤之箕子廟慶州之崇德廟順川之忠愍祠康津之誕報廟所在有之其屋宇之脩葺籩豆之庀治皆牧之責也神因時恫斯賢牧也

南海神廟在廣州海中海道八十里刺史常以疾不往明宮

齋廬上兩旁風牲酒瘠醆取具臨時薦祼興俯不中儀式孔戣為刺史歲歲躬往治其庭壇改作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脩

牲不瘠蠱粢盛有儲斯可曰賢牧也

郡縣皆有公羊雖皆羖䍽方言曰髯昭其種猶舊昔余忠時隨家君宦游一縣皆畜數十頭今皆耗損存者絕稀蓋牧羊應有牧田牧人宜有稍廩令使倉奴牧之倉奴一年所食不過數十石之穀既供水漿又令養馬分養馬又何餘力可牧犧羊恒飢久凍有死而已穿渠等堰可置公田以補民役又以數頃除為牧田乃可以責牧羊乃可以責黍豕博碩肥腯神因時

間促近而遞騎為弊聞驛官之言安州肅川之間因橋梁迤
路處一站殆近八十里而中間只設一遞馬所勑使以下莫
不呼飢葱秀之於平山平山之於金川其間三十里敵數遞
馬徒為弊端　自今兩站相距毋過五十里中設一遞馬所
至於三十里一站不復遞馬未滿三十里者尤宜除減自義
州至弘濟院並行釐正恐好
一勑行或至無藥之邑適有疾病索藥餅不能進　浮文甚
多而實用省忽自今諸種藥物自内局賫授驛官至義州以
待需索餘者還納内局恐好